第一版　星期五　ZINSUI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三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解放軍總部公佈一年戰績
殲敵一百一十二萬人
斃俘敵將級軍官二百零二名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自去年七月一日起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全面愛國自衛戰爭一年戰績總結第一號公報如下：全年主要戰績統計：（一）殲滅敵旅以上正規軍（以敵發表的編制為標準，未整編的軍師作為整編的師旅計算，包括砲兵團、工兵團等特種部隊在內）共九個師部、四十六個整旅、兩個旅部、一百一十一個整團、一百六十六個整營，除師部不計外，以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以三個團折合一個旅，則上述兵力，等於九十七個半旅，或二百九十二個半團，連營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四十六萬三千人，斃傷共三十一萬三千人，爭取其起義五千人，合計消滅敵正規軍七十八萬人。

（二）殲滅敵營以上非正規軍（一個大隊作為一個營計算，包括交通警察、偽軍、地方保安部隊等）一百十四個團，五十四個營，一個日軍大隊，以四個營折合一個團，則上述兵力，等於一百二十七個團又三個營，連營或大隊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二十一萬四千人，斃傷共十一萬四千人，爭取其起義一萬二千人，合計消滅敵非正規軍三十四萬人。

（三）上述兩項合計，除九個師部外，共殲滅營以上敵軍四百二十個團又一個營，連營以下被消滅的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六十七萬七千人，斃傷敵四十二萬六千人，爭取其起義一萬七千人，合計消滅敵軍一百十二萬人。

（四）俘敵正規軍上將一名、中將七名、少將九十七名，非正規軍上將二名、中將十四名、少將五十五名，合計一百七十六名。斃敵正規軍中將二名、少將十四名，非正規軍中將三名、少將七名，合計二十六名。共俘斃敵將官二百零二名。

（五）繳獲長短槍三十八萬九千支，各種機槍三萬九千六百五十七挺，各種砲六千一百六十六門，擲彈筒四千一百八十一個，各種砲彈四十三萬一千發，其他各種彈藥五千七百六十七萬一千發，坦克八十七輛，火車頭四十個，汽車一千二百八十一輛，電台四百二十八個，戰馬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匹，汽油三千七百七十七萬三千六百斤，擊落擊毀敵各種飛機六十架，擊毀坦克三十六輛。

軍區直屬隊「保安」部一連
深入清算地主思想
樹立貧僱農骨幹，創造由一個班推動全面的經驗。

（本報訊）軍區直屬隊「保安」部一連，從檢查一個班的地主思想着手，最後發展到全部貧苦出身的戰士起來清算地主思想和階級異己份子，使一向受壓制的貧苦出身的戰士開始抬頭，成為部隊骨幹，階級覺悟逐漸提高。其詳情如次：

階級異己份子李維弟　操縱全班拉攏地主

該部第十一班半年來駐在黃河東岸某村一個地主家裏，班長趙有萬共產黨員，出身貧農，但階級覺悟很低，過份老實，故班上領導權實際上操於階級異己份子的副班長李維弟之手，李自小隨父走榆林神木等地為商，受過一反動自衛團的訓練，能說會[illegible]，一九四三年混入我軍後不久即被提拔為副班長，一手遮天，壓制全班。今年他領導全班住在地主家，真所謂臭味相投，關係密切之至。地主高兩兒，常送他們一點糠子和醋吃，李維弟就領導全班給地主鋤地、送糞、割[illegible]。班上凡吃好的，一定請地主，有時甚至特地買酒買肉招待。但從不見他們幫助窮苦羣眾，招待貧苦羣眾。村裏土地改革，村幹部勸他們搬家，李維弟嚇着戰士，藉口拒絕。村幹部要他們夜間不要關大門，以便偵察地主行動，也被李維弟拒絕。當羣眾鬥爭逐漸激烈時，地主愈對他們獻殷勤，自動把被子、毯子、毡子借給戰士，甚至把他兒子娶媳婦時未曾用過的好舖好蓋都拿了出來，又把三個裝滿好衣物的包袱寄放在戰士屋內，把小米倒在戰士屋內的甕裏，吩咐道：「就說是你們的」。戰士們出外放哨，地主託他們擔兩斗小米到石門莊。又借貸布當名，屢次請求渡船過河西，李維弟都應辦了。戰士們已了解到這是包庇地主的錯誤行為，但卻被地主虛偽的感情所籠絡，更沒有勇氣起來糾正李維弟，甚至當羣眾毆打地主時，許多戰士都對地主寄以同情，可憐他。地主是陰險而奸詐的，處處用心，他的五兒在軍區司令部當通訊員，他就利用戰士隊內的談話，經常與五兒通話，告訴被鬥爭情況，有時戰士不在，他就自己去接，並時常託李維弟打信給五兒，要他回來[illegible]一陣[illegible]鬥爭的風聲。有一次，連部調李維弟回去開會，地主心虛，只怕李被撤職或處分，天天打聽消息。李和地主已經嫁出去了的閨女偷偷發生了關係，從此更是服裝行動完全不像一個解放軍戰士。[illegible]常半夜三更才回來睡[illegible]。[illegible]樂得很。

檢查起來，指導員應當對此事負很大責任。半年時間，連長和指導員一次也沒有去過該班，對該班思想行為不予注意。排長十天半月去一次，也只問問工作，而不甚注意思想，從表面上見他們軍民關係融洽，認為房東「很好」，「沒問題」，住一夜就走了。最近該村工作團直接將該班情形[illegible]告訴軍區首長，軍區首長立即要該部下令將全班調回。該班接連長命令後，李維弟特地打發人過河西買了好紙煙款待地主，並哭了一場，地主的老婆也哭了一場。臨行時，地主要大家把借用的被子之類帶走，（企圖暫時入「保險庫」不被羣眾分配），李維弟同意，但戰士們怕回去受處罰，班長也表示不敢負責，才放下了。

班務會議進行檢討，大部戰士階級意識模糊。

該班回來之後，連長特地到某村住了十二天，調查該班材料，以求了解全面，軍區直屬政治處亦派幹部前去該班檢查（李維弟旋被連部決定派出工作，至今未參加，整個檢查過程他未參加，是一遺憾），首先開了三天班務會，班長趙有萬最初以為一切應由李維弟負責，而且根本上問題不嚴重，「軍民關係很好」，他發言時，開口閉口「老鄉」如何如何，而不說「地主」如何如何，很多戰士也與他持相同見解，階級意識非常模糊。領導同志[illegible]借給你們被子毯子[illegible]？」打發[illegible]過去見過地主班被做錯嘛了」，並同大家學習軍區[illegible]訓令，這才引起貧苦出身戰士的反省。班上有四個戰士出身貧農（排長在內），三個家裏已分到了土地。與[illegible]回憶父親和自己在家裏給地主當[illegible]，辛苦幾十年，卻窮得要甚沒甚，和參加部隊後的生活愉快情形，一邊說一邊掉眼淚。連長趙有萬也開始覺醒，反省自己在該村時未認識地主面目，跟着李維弟上了地主的當，要求處分自己，到前線去殺敵，戴罪立功。

從戰士的檢討中，領導上發現過去存在於連隊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即大部份同志不了解我們部隊是幹什麼的，不了解我軍目的，不了解地主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因此各階級出身（貧苦出身也在內）的戰士許多人都表現對當兵厭倦的情緒，以為是「給公家幹」，「伺候公家」，因而發生逃亡，工作疲踏散漫。所以在該班開了三天班務會之後，領導又發動全連軍人大會討論，宣佈李維弟為階級異己份子，並配合總軍訓令學習，要連上地主和富農出身戰士，清算地主和富農思想，貧僱農和中農出身同志要打掃臉上的灰塵。

貧僱農戰士經過啓發　開始活躍樹起正氣。

領導上啓發貧苦出身戰士首先發言，樹立正氣，然後再由地主和富農出身戰士反省家庭罪惡和自己的地主思想。（本段未完下接第三版）

社論
「八一」談建軍

今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的二十週年紀念日。我晉綏邊區的創造者和領導者——賀司令員，二十年前的今日，在南昌高舉義旗，向背叛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大屠殺，實行武裝反擊。從此，中國勞動人民自己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就由毛主席朱總司令親手培植起來，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並日益發展壯大。歷史經過許多曲折複雜的變化，二十年後的今天，人民解放軍已經空前強大，在一年來的愛國自衛戰爭中，殲滅蔣軍一百個旅，並勝利準備大反攻。蔣介石這個賣國獨裁者，儘管表面上顯得更加兇惡，實際上已在為他的不可逃脫的滅亡的命運而心驚肉跳了。

我們晉綏人民解放軍的當前任務，就是在賀、李領導之下，一面積極發展這個戰爭，一面加緊建設一支與羣眾密切聯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貫徹土地改革的人民軍隊，來全力準備大反攻。

自從軍區建軍會議以來，軍區部隊依照賀司令員的指示，不僅參加了邊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在部隊內部也進行了土地改革的教育，開展了經濟的和政治的民主運動，部隊中也確實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氣象。但在整軍工作當中，怎樣貫徹階級路線，怎樣走羣眾路線的問題，許多同志仍然表現思想上不夠明確，行動上不夠堅定，使建軍會議的精神沒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揚。

問題的中心，就在於什麼人是我們建軍的骨幹。

抗日戰爭時期，社會各階層羣眾抱着各種不同的動機湧入我軍。其中除了自覺的參加我軍之地主富農出身的智識份子以外，竟有相當一部份地主富農以及兵痞流氓出身的人，後來被提拔為幹部，被吸收為黨員，而很多出身貧苦農民的同志，則往往不被重視，在部隊中沒有地位。今天檢查起來，這種階級觀點的混亂，以及結果使部隊工作的發展受到阻礙，對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品質的損害是非常巨大的。那些來自剝削階級的人和流氓兵痞，有時固也可以有些「進步」的表現，但由於品質思想未加徹底改造，除有的已真正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徹底投降了無產階級以外，有的常常是風頭一時，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道路上，就不免要動搖消極，以至逃跑叛變。特別在土地改革運動到來之後，其反動立場更明顯暴露出來。反之，絕大多數翻身農民的同志，由於他們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和痛苦的生活，入伍以後，感到生活比家裏好，精神上愉快，特別是作戰勇敢堅決，工作吃苦耐勞，更表現對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但從社會長期的折磨，使他們在性格上表現沉默、老實，因而往往被認為「笨手笨腳」、「沒能力」、「不開展」，被看為中間份子或落後份子，而忽略了對他們的教育和提拔。（下接第二版）

邊區一級機關召開座談會
佈置緊急救荒工作
決定幫助群衆補種夏鋤，機關每人種菜二百七十斤以上

（本報訊）為進行緊急救荒工作，行署召集邊區一級各機關代表於本月二十八日在建設處舉行座談會，檢查與佈置幫助群衆搶種、補種、夏鋤及各機關的搶種秋菜工作。行署與公安總局接獲分局行署軍區關於救荒緊急指示後，即開始行動，行署由每人種秋菜一百八十斤，提高到每人三百斤，現已找到五十垧荒地，二十七日開始耕種，同時並由實處已派出十人幫助群衆，並陸續幫助。公安總局二十七日已派出二十多個人工幫助群衆，也正陸續幫助中。其他機關有的已開過會議佈置幫助群衆，有的尚未佈置。行署秘書處石副處長與建設處農業科劉科長即席稱：現在距立秋不及十天了，是一年的最後搶種時機，如說「不誤農時」，今天的話更為重要。如果不抓緊這十天的搶種機會，那就會把種秋菜的時機也錯過了。並指出：二分區有些地方的群衆，把小猪和耕牛興殺的吃了，有的地方情形更為嚴重，已在開始餓死人了，希望大家緊急動員起來，幫助群衆搶種、補種、夏鋤，消滅駐村及其荒地和半荒地，機關本身決定要保證今冬和明春的菜蔬自給。但機關本身的生產，不要誤幫助群衆，主要的還是幫助群衆。目前可種蔓菁、蘿蔔、白菜、蕎麥，水平地還可種小黃糜。到會代表均普遍認為，時節很久，當即決定：（一）立即組織起來幫助群衆搶種、補種、夏鋤，特別是幫助缺畜農民，由各機關負責，要消滅機關駐地荒地或半荒地。（二）各機關本身搶種秋菜問題：每人定為二百七十斤到三百斤。（聯合通知指示前所生產的不計在內），此項秋菜生產，是否定為交生產任務，或屬於個人，由各機關自行決定。在群衆自願的原則下，通過機關生產委員會審查，許可租種群衆種不完的土地。同時由各機關代表一人，組成兩個檢查小組，軍區司令部、分局、軍區政治部、報社、衛生部為一組；由分局代表負責召集，後勤部、黨校、公安總局、招待所、行署、專署、政幹校為一組，由行署負責召集。並訂於八月七日開始檢查各機關幫助群衆消滅荒地及本機關搶種秋菜等情形。檢查後，旋由行署負責召集彙報。（伯淳）

河曲大峪駐軍
助民搶種搶鋤

（河曲訊）大峪行政村駐軍某部，幫助群衆按時搶種搶鋤。該部早在春季即積極幫助群衆進行春耕，解決了貧苦群衆畜力困難，按時下種，大峪本自然村缺乏畜力的貧農劉根發有十二垧地，駐軍即幫他播種了七垧，提苗後，又幫他鋤鋤，耕後鋤上的糜子，也鋤過了兩個，使老漢能抽出時間努力挖炭，臨的解決了口糧困難；後村貧農呂來保的地也大部是駐軍幫助他搶種的，全部從了苗，又幫助鋤過了如草，老漢騰出身子出外打短。上次剛落了一次雨，該部同志便馬上分赴大塔、天窯和前後大窯四個自然村幫助群衆搶種和突擊夏鋤三天，共幫了一百八十三個人工。這樣使該行政村的大部莊稼已提了苗，並已鋤出了如遍。（劉天才）

五寨東秀莊行政村
先行分配地主青苗
分配時特別照顧貧苦群衆

（二分區訊）五寨東秀莊行政村在土地未分配前，先行分配青苗。該村今春向地主清算出的土地，因無足鉤時間，故倘未分配」，但莊禾早已出壠，急需搶鋤。又因地主劉抗土改，好地也沒有好好務營，因此莊稼也參差不齊。在當種情況下，為了照顧貧僱農的利益，決定出地與青苗分開分，使好地和好苗都能照顧到。小壁顧村根據「缺什分什，少什補什」的原則來分，先把各種莊禾登記起來，先儘最貧苦的群衆按其人口和莊禾，對夏田和山藥特別照顧給最貧苦群衆分，因為也是主要口糧，黑豆青苗則要照顧開分到耕牛的牛料困難。在這分配原則下，使全村二十六戶貧農分到了五百一十四畝青苗。劉莊子的青苗分配集中分配給八戶貧僱農（全村十九戶貧僱農），老漢和兒子，如僱工劉狗兒係是單身漢，種的地少，就給他分了十畝青苗。東秀莊本村討論了每家的條件，再選出五個評議員負責評議公佈，由群衆訂正後，始得通過。其中因經驗不足，其他各自然村也正緊張進行這個工作。（陳平）

九分區檢討出
民兵組織極不純潔
脫離群衆現象嚴重

（本報訊）據呂梁區武委會息：九分區在檢查民兵工作中，發現民兵組織極不純潔，脫離群衆，作風很嚴重。該分區係新區，去年九月才開始建設民兵，由於幹部思想上存在單純的「武裝打天下」的錯誤觀點，在發展民兵時，沒有從發動群衆，對群衆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中着手，如洪洞、臨石、汾西等地有小部份是從過去我們工作的基礎上發展的外，大部份地區都是強迫命令，簡單從事。如臨縣二區閻家村中除長給閻長下命令：「跟你一村一月出三個民兵」。上柳村是用「不支差不當兵」來號召，一晌下午就組織了三十多個民兵，有的是抓紙蛋，「不當民兵，就當游擊隊」。甚至有把閻賊按年齡組織的「國民兵」原封搬來的，如汾縣姿泊村，把閻賊之「國民兵」改為民兵後，群衆不願參戰，區村幹部就黑夜去抓，逼得群衆花上錢或出二斗高粱去僱人代替。在這種錯誤的組織路綫下，造成許多閻偽反動份子混入民兵組織，如洪洞垣上村十四個民兵中，其中就有國民黨員六人，「同志會」一人，汾西攝樓一個「同志會」，馬山村十六個民兵中，有閻偽「同志會」一會員四人，「常備兵」三人，被清算過的地主三人，二流子一人。民兵村級領導幹部，為反動份子所掌握者亦多，汾西二、三區和四縣六區，共有二十七個中除長，其中有十四人是敵軍偽警，軍逃兵三人，革命叛徒一人，他們混入我民兵組織，取得合法地位，仍然依舊欺壓群衆。又如汾四一區店家坪民兵貿占鄰舍係偽「國民兵」班長，為他姦淫我戰士家小富之妻，又霸佔其耕牛，後又小富之叔叫家，他怕苗之叔報告，便勾結民兵陳金鎖，夜間將苗之叔叉拉出村外，用刀砍傷（未死）。陳金鎖已被判二年徒刑。臨石東四村中隊長劉沙木，帶上四個民兵吃，群衆沒有給他們花的財，其他擺佈私自要吃的，群衆要吃，據群衆反映相當普遍。上述這些錯誤，雖然有些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中，但因領導上過去經驗，未認識到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因此所收到的效果不大。經過這次檢查後，大家認識到是民兵組織路綫的錯誤，決定組織的兵，徹底清理民兵組織中的反動份子，用加強教育，在群衆中發動群衆加入民兵，決定民兵參加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前，貧僱農及農村積極份子，爭取民兵，建設民兵。對於民兵的有些首先在土地改革中受到考驗，動員民兵在參加土地改革中，對過去有錯誤的民兵，立即予以徹底清除，不願完全實行，尚未有些強迫自參加的，因此，民兵組織不好，尤其是有些思想落後者已退出了民兵組織。

讀者意見欄

逃亡地主的好地
應迅速分給群衆

離石到大武的大路上，我們看到有好些水地荒蕪了：阮家莊至西北城角大水渠上的一塊水地莜麥，禾苗已快枯倒；王李家溝汽車道旁的一塊地，至今倘未犁過，蒿長的很高。我們因行軍，未弄清這些荒地是那一村那一家，據老鄉說是逃亡地主的。在今天救荒當中，好地不應荒掉。我們希望區村幹部因將逃亡地主的這些好地，迅速分配給貧苦農民和缺地少地的農民。

三分區政治部胡文藻

崞四區將軍墓等村
群衆奮起撲虫保苗

（新華社晉綏分社三十日電）崞四區將軍墓等村群衆，奮起撲滅蟲災。（有紅色粘蟲，群衆稱為紅點點）早熟在山藥上毛葉上，嚙食苗葉，陸地在上井發現，稱謂土（土）上有紅點點，早熟在山藥上老葉，嚙咬，大豆一紅點點。人們開始說：「有神」，紙紮成小旗插作地裏，結果不抵事；又用女人血褲子去地裏掃也無效。現在弄了幾火，燒了之，有的把山藥咬成了黑片片，群衆才放棄了迷信行為，男女群衆總動員，早晚爭上，補了苗，老上水，到地裏捉。王文厚一個人，十天就捉了一斗多。將軍墓一村六天內，已把蟲捉盡，全部捉光，保衛了山藥苗工作。附近之白九川、老依溝、親莊堰、段家堡等村群衆，也正動員捕捉中。（白塔中）

軍區直屬各機關部隊
積極清算地主思想

（本報訊）「八一」前夕，記者到軍區直屬各機關部隊，訪問各部清除地主思想情況，據各機關支部工作同志談稱：在學習運動、民主運動及土地改革中，已發現個別階級異己份子及蛻化份子的可恥行為。政治部已將投機份子李秀文驅逐出黨，後勤部衛生科科員侯泰寬，由極端的個人享受思想（要求天天吃大米白麵，春冬兩季打蛋化餅，一年四季吃魚肝油，並要求至遲到臨縣時有一個老婆），發展到政治上蛻化，要求退伍，亦予開除黨籍。野戰醫院×隊鄭理張樹德，鬥地主閻女拉夸，為地主隱藏財產，現已交群衆處理。此外，尚發現地主出身的和平醫院某醫生，對其家庭被清算不滿，要求回家等。據若干同志觀察：土地改革愈深入，階級異己份子及蛻化份子的原形亦暴露愈加暴露，反映在部隊內部的鬥爭將愈加尖銳。但少數份子的被清算，將使我軍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純潔。

簡訊

（崞縣訊）三區[illegible]

「八一」談建軍

（上接第一版）

事實證明，只有貧僱農戰士，他們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是我軍的骨幹。今天，從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反映看來，更證明無疑。可是，應該承認，有一事實，在學習了賀司令員建軍報告和軍區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訓令以後，才有一部份幹部真正認識到這一點，而貧僱農及雇工出身的農民戰士才在一部份部隊裏開始抬頭。今後，明確而堅定的依靠貧僱農戰士，進而改造其他階級出身的戰士，使他們團結在貧僱農戰士的周圍，是我們當前建軍中的最迫切的工作，也是唯一正確的方向。對那些出身於地主階級、富農的人，一定要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家庭完全斷絕聯繫，誠心誠意改造自己，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須經過長期的考驗。[illegible]

[illegible]

須在部隊的各種民主運動中，去教育那些貧僱農出身的戰士，提高他們的覺悟和在部隊中的地位，使他們很自然的擔當起骨幹，經過他們去實現黨的領導。這也是貫徹群衆路綫的問題。[illegible]

[illegible]……向階級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積極的立功運動，提高軍事技術，學習新的戰法，為徹底消滅敵人，把大反攻進行到底而奮鬥！

各解放區我軍 全年殲敵分區統計

以顧祝同杜聿明兩指揮系統受打擊最重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二號公報如下：全年各解放區野戰軍地方軍殲敵分區統計：（一）華東殲滅敵顧祝同（或前薛岳）指揮系統正規軍八個師（四十師、六十九師、二十六師、五十一師、七十四師、七十二軍、四十六師、七十二師、七十四師）的師部，三十個整旅（十九旅、廿六旅、九十二旅、十二旅、七十九旅、九十九旅、新十一旅、一零五旅、二十旅、一八七旅、新十四旅、一六六旅、三旅、四十四旅、八十旅、一六九旅、一一三旅、一旅、四旅、九三旅、三十六師、一七五旅、新十三旅、十五師、一八八旅、一七七師、五十七旅、五十八旅、一二八旅、新十四旅、五十旅），二十八個整團，三十二個整營，七個整營（……），十五總隊，包括交警七總隊、十一總隊、十五總隊（……），非正規軍二十三個整團，七個整營，十五總隊，包括交警七總隊、十一總隊、十五總隊、保一師張天佐一部，消滅敵顧祝同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卅七萬四千人，非正規軍六萬人，共四十三萬四千人。（二）晉冀魯豫殲滅敵正規軍顧祝同（或前劉峙或前薛岳）指揮系統一個師（三師）的師部，六個整旅（三旅、二十旅、一一九旅、一零四旅、四十九旅、廿二個整團，三十三個整營。胡宗南指揮系統兩個整旅（三十一旅、一旅），六個整團，十二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六個整團，兩個整營。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卅六個整團，十六個整營（包括暫四縱隊張嵐峯大部，暫三縱隊孫殿英全部）。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十五萬四千人，非正規軍十三萬三千人，共廿八萬七千人。（三）東北殲滅敵杜聿明指揮系統正規軍七個整旅（二十五師、八十八師、八十九師、重行組成的八十八師、九十一師、一八四師、暫二十一師），九十一個整團，四十四個整營。非正規軍二十個整團，十六個整營（包括一集團軍李守信部、五集團軍謝文東部，熱河人民自衛軍李守信部）。殲滅杜聿明指揮系統兵力正規軍十三萬人，非正規軍四萬五千人，共十七萬五千人。（四）晉察冀殲滅敵孫連仲指揮系統十個整旅，正規軍……

八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三個整團，一個整營；傅作義指揮系統一個整團。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二十八個整團，十一個整營（包括晉五縱隊侯如墉全部，……），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六萬人，非正規軍八萬四千人。（五）陝甘寧晉綏殲滅敵胡宗南指揮系統（……），馬步芳、榆林鄧寶珊……一個整旅（一三五旅），兩個旅部（……）六個整團，八個整營，閻錫山指揮系統七個整團，十三個整營。傅作義指揮系統三個整團，三個整營。殲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非正規軍六個整團，八個整營。消滅敵上述各指揮系統總兵力正規軍五萬九千人，非正規軍一萬五千人，共七萬四千人。（六）中原殲滅敵程潛一戰區……一個整營，消滅敵總兵力正規軍三千人，非正規軍三千人，共六千人。（七）合計各區殲敵以上正規軍折合九十七個半旅（內四十六個整旅，外九個師部），敵以上非正規軍折合一百二十七個團又三個營，消滅敵總兵力一百一十二萬人。敵各指揮系統殲以上正規軍被殲數折合旅數最多為顧祝同五十八個旅又三十六個營（內三十六個整旅及九個師部），杜聿明十七個旅（內七個整旅），胡宗南九個旅一個團，閻錫山六個旅，孫連仲四個半旅又一個營。總合指揮系統中以顧杜兩系受打擊最重，以全年……

我全年殲敵分期統計證明 敵攻勢力量日趨減少

敵被俘起義比斃傷數目逐漸增漲

（新華社陝北廿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三號公報如下：全年殲敵分期統計：（一）去年七月至十月敵軍全面攻勢高潮，敵進攻兵力逐月增加。全部正規軍為八十六個師二百四十八個旅，七月投入戰爭者為六十八個師一百九十三個旅，……至十月，投入戰爭者增至七十三個師二百零九個旅……

敵軍攻勢局限於晉中、陝北兩翼，在晉南、正太、豫北、東北、熱河、冀東、津浦北段……

蔣軍高級將領不斷被俘 蔣賊及其嘍囉恐懼萬分

手訂嚴密新法的師長仍然免不了當俘虜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九日電）……

我所得城市逐期增加

全年統計顯示

（新華社陝北廿九日電）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一年戰績總結第四號公報如下：全年城市得失分期統計：（一）去年七月至十月，敵侵佔城市一百五十三座，我收復和解放四十八座，得失相較，我失一百零五座。失去城市中，包括八月所失的熱河省會承德，九月所失的蘇皖邊區首府淮陰，冀魯豫邊區首府菏澤，十月所失的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十月敵佔我城市六三座，我收復和解放九座，為全年最高數字。（二）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敵侵佔城市八十七座，我收復和解放八十七座，得失相抵。失去城市中，包括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三）今年三月至六月，敵侵佔城市九十五座，我收復和解放一百五十三座，得失相較，我得五十八座。失去城市中，包括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收復城市中，包括安東省會安東。

邯鄲廣播電台 增加新節目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七日電）邯鄲新華廣播電台為適應新需要，八月一日起增加新節目，專為我各級野戰軍服務，廣播時間為每日七點至八點半，節目包括各項重要新聞、評論、通訊等，全部以記錄新聞播送。下午十七點至二十一點廣播的者。該台呼號「XNCR」，波長四十九點二公尺，週率六零九六千週。

軍區「保安部」一連 深入清算地主思想

（上接第一版）

……

貧僱農戰士，覺悟提高 安心工作，要求立功。

……

賀司令員與南昌起義

一九一六年，中國大軍閥袁世凱竊國打內戰，在北京做起皇帝來。可是一隻手那能擋住天下人的眼睛，所以不到幾個月，就被全國人民推翻了。

那時候，咱們敬愛的賀司令員，已加入同盟會，在湖南西部，領導一部份隊伍，反對袁世凱。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他知道共產黨是真正救人民救中國的黨，就到處去找，找了好幾年，堅決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革命奮鬥。

一九二五年開起了大革命。二六年，第一次北伐，賀司令員就在湘西響應，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師師長，要求共產黨派好多黨員到他部隊裏工作，部隊戰鬥力大大提高。二七年，第二次北伐，賀司令員的部隊開到河南作戰，每次都打勝仗，在臨城、臨穎、許昌幾次戰役，繳獲大批槍砲，個個都歡天喜地，賀司令員也升為二十軍的軍長了。

第二次北伐正在勝利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叛變了革命，當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走狗，下命令殺起共產黨來，上海、廣州、長沙和武漢，就大批的殺害共產黨和革命的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他們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賀司令員就回到武漢，不久，武漢政府的汪精衛也投降了蔣介石，賀司令員的隊伍又開到南昌。

人民不能忍受了，共產黨也不能忍受了，賀司令員也不能忍受了，他說：「今天革命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流血得來的勝利，要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出賣得乾乾淨淨了！」黨要用自己的力量，向反革命進行一次回擊，保衛人民的利益，賀司令員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可是他就是執行黨的意志的先鋒。

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他把自己二十軍的團以上幹部召集在一起，拍着桌子說：「汪、張都叛變了！他們都倒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懷裏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要革命到底！我們跟共產黨走！我們發動！」這一號召，隊伍就配合葉挺同志的部隊，在南昌起義，把反革命軍隊完全解決了。「八一」的早晨，南昌城上，插起了革命的紅旗。有人說：這次起義是賀司令員的「長坂坡」。

接着南昌起義後，廣州起義又暴動起來，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子，高高揭在羊城。長江、珠江流域各地農民、工青年，都拿着紅旗暴動起來。當年，毛主席帶着湖南暴動起來的農民，與朱總司令帶的南昌起義退出來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合。在粉碎了幾次強大敵人的「圍剿」當中，建立起中央紅軍。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司令員才加入黨，部隊也到廣東，賀司令員把部隊交給黨，又受黨的命令，赤手空拳回到湘西，又組起一個紅二方面軍；在湖北安徽四川河南，成長了紅四方面軍；劉志丹同志在陝北，也由很少的游擊隊，成長為紅二十七軍和紅二十八軍。這就是四支大紅軍，還有好多個小紅軍不在內哩！

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三八年，江南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經過十年國內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一年多的愛國自衛戰爭，已經成為一支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受到各解放區和全國人民的擁護，最後要消滅蔣介石賣國賊，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勝利。

這就是南昌起義和紅軍產生的故事。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開始單獨領導軍隊，反對蔣介石賣國賊，並建立紅軍，隨後「八一」成為我們人民解放軍的生日。

雨夜

蕭風

自從入伏以來，酷熱像火烤着一樣，我們種的菜地雖然澆過幾次水，但一到晌午菜葉子曬的就捲成了筒筒。同志們眼看着自已親手種的茄子長的核桃大，茼子白正在像一隻拳頭似的包着心，一枚一枚的青辣子往下垂着……這些將要成熟的勞動果實，如果一旦缺水，勢必前功盡棄。而水井每天老鄉們輪流使用，一天也沒啦個閑時候。因此，同志們為這將要救援的蔬菜就憂而內心焦急！

同志們一致的這樣說「咱們夜晚澆水吧！」於是在下午担水澆完南瓜之後，即準備夜間澆水用的工具。

恰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一陣一陣的東北風吹得同志們神清氣爽，情緒越來越高漲，打水的同志們一班一班的比賽着，兩根吊桿一起一落換臉布梭那樣快，越打越起勁。

霎時，一團一團烏黑的烟雲，由稀而稠，由淺而厚，遮住了月光和所有的星光，在漆黑的大地上伸手不見掌，只有架在井畔的電石燈卻放出強烈的光輝。隨即雷聲大作，閃電急掣，稀疏而沉重的雨點打在菜葉上發出拍拍的響音，同志們頭上的汗珠和雨點匯合，順着額角往下流。但恐因為雨不一定能下夠，等雨則會就誤事的，雖然離村裏路還遠，而同志們精神上絲毫沒有動搖。一定堅持澆下去！這是同志們一致的決心。直到拂曉以前，隱約聽到村裏傳出雄雞喔喔的啼叫聲，在飛駛的雲際裏擠出幾顆較深的晨星，而使星光一時比一時顯得更多，同志們才說：「幸虧咱們沒吸頭搞，不然若是雨也下不成，地也澆不成，」更體會到只要有一顆強烈的決心堅持下去，才是一切勝利的唯一先決條件。

全部菜地已澆到三分之二了，同志們正在準備天明一定澆完的時候，突然一個同志將水桶掉到井裏而沉了底，一夜之間，大家束手無策。只有一隻水桶，天明怎能澆完？大家失去了信心，幾個同志都說：「回吧！」可是來回一同志們時堅決的說：「一隻桶咱們也堅持着，反正澆多少算多少。只要打的更快，換得更勤，就不成問題。誰白天有緊急工作，誰先回去休息。最後剩下我們三個人用一根吊竿換着打。通信員任編成一隻手成了殘廢，所以整夜提哇口都是他的事，在拂曉時他非要和我們換着打水不行，他說你們實在疲勞了。

過去一陣隱約的雞叫聲，東方露出魚肚的白色，天空的星星越來越少了。晨光用力的駁着眼。一個兩個穿白衣服的老鄉担着水桶來我們這眼井走來。一見我們很驚奇的說：「同志們可辛苦了吧。」我們說：「不辛苦。」但經驗夜打水的兩隻勝臂確實有些酸疼，用盡所有的力量，仍然不夠快，就在這個時候，管理料的同志們來看我們了沒閑着，當知道我們澆了一整夜時，自發的誠摯的愛護同志的心理驅使着他們馬上脫去衣服，鞋子，接過我們的吊竿說：「你們快休息吧！」特別是王楷、王廣兩個同志，身強力壯，打起水來生龍活虎一般，兩根吊竿一起一落，猶如穿梭，兩個人整也不睡覺，只是大汗淋漓，好像是後娘打孩子，同心要使勁。約沒半點鐘，大小十二畦菜地的澆完了。

今天下午我們到菜地先去看了看，茄子由核桃大小長得像手榴彈大了，所有菜蔬的葉子都變得黑油油的，迎風搖曳，同志們看着都發出愉快的微笑。

七月二十五日夜

賀司令員和抗屬老漢

早觀講　霄明記

今年春天，正忙着開生產供給會議的當兒，這天，賀司令員照常起得很早，到河邊去散步。路上，遇到兩位老人，看起來像是貧苦人，賀司令員就上前關懷的問道：

「老人家，到哪去？」

二位老人轉眼看見那人——高大魁梧，唇邊留着兩道黑鬍子，聽口音不像本地人，却覺得很親切。一年紀較大的老人開言說：

「我娃在×團當戰士，北線作戰負傷，到了咱們醫院裏，我和他媽去探望他，剛從川口下來。」他說罷，指了指身旁另一老人。

賀司令員聽了，又問起那個帶花的戰士：

「你兒子傷口好了些嗎？」

戰士的父親說：「不要緊，能動彈啦。我這才放心了。」

「你的家在那裏，得幾天才能走到？」

「咱家住離石。人上了年紀，步步難行，一來時就把盤費花光了，眼下討吃上路，走幾天可就說不定。」

為一種重大的責任所激動，賀司令員深深的想道：「開會討論大事情，但是小事情也不能熟視無睹，必得引起大家的注意才行。」想到這裏，賀司令員雖然操心着今天的會議，可是也毫不猶豫，帶着那兩位老人，回頭找見行署武副主任說：

「那老人家是抗屬，探望傷兵回去，沒有路費，你們處理一下。」

二位老人進入窑房，吃過早飯，臨走還帶了五萬塊邊幣，暗自想道：「呀！這不是牛家地主的房子嗎？不，地主絕對不會這樣對咱窮老漢。」想來想去還是不精明，就問門口帶槍的人：

「同志，剛剛帶我倆個進去的那人是誰？」

帶槍的人說：「是行署武副主任。」

「那有那位胖胖的，留着鬍子的人呢？」

「是賀司令員！」

兩位老人驚訝異常，呆了一陣才說出話來：

「哈哈，咱還當是地主呢！原來是賀司令員，真是名不虛傳，處處為老百姓打算，管大事，也管小事。」

父子參加八路軍

（戰士閻海龍的訴苦、李倚儀記）

提起來可痛心啦！我小時候給井村的地主王懂做放羊，辛苦苦的一年快完了，不知怎樣丟了兩隻羊，地主怒氣沖沖地拿起棒子，把我壓在地下拼命的打，打的我渾身是傷，還叫我賠羊，我沒法連飯也沒吃，爬上山去找羊，羊找不到不行，地主破口大罵：「吃上我的，拿上我的，生的，為甚給我丟了羊！……」我身上疼，心裏難受，也不敢和他說話，自已悄悄跑回家裏，父親說：「你怎跑回來！受氣，因為咱沒有錢！」父親抱着我的頭，倆個大哭一陣……

一次日本人來了，地主的女人找到我家，說丟了一包袱，告在村公所，村長把父親捆了一繩押了一夜，禁閉，還罰了五十塊白洋！敵偽是地主的，他們一刃斧子砍了，咱父親氣的病了五十多天，下的鍋也不了，人家逼的我家把十間房子，十八畝地，和鍋碗瓷具都賣光了，又逼的父親把弟弟賣了，把我送到廟上當和尚，父親討吃走了！……以後我跑了，碰見青天共產黨、八路軍，我自動參加了八路軍，第二年父親討吃回來也參加了八路軍。我父子們是被地主壓迫的不能活參加八路軍的，現在我一定要堅決的幹，徹底消滅地主！

左雲四區對敵鬥爭一手一束

李哲　潘

城門洞裏辦公

五月中旬某日的中午，我××部的三個偵察員，到了離城二里路的陳家河——敵「治村」村公所所在地，走到「治村」門口，村警過摸虎即喊：「那一部份？」「保警隊。」就這樣一問一答的時間，村警摸虎就作了我們的俘虜。這時村長陳信正在屋裏數剛收來的白洋，聽的聲色不對，慌忙收起白洋，跳牆跑回城內。自此以後，「治村」的人再不敢出城和各村辦什麼事，只好在城門洞裏辦公。

原來村長的膽子也不大！

要西「治村」的人員，本來每隔三四天，即到離據點六里路的夏家河去一趟，但不知怎麼說武工隊要到該村去，等的提他們，因此，以後十多天都沒敢去。有一天，兩個村警去夏家河，走到距村三里路的窯裏，他們派一個人把該村代表叫下去，辦完了事[illegible]西，大約村長覺得[illegible]自已[illegible]個人，和治村的全體武器——七支步槍，到了夏家河。一進村，代表就招呼[illegible]倒點冷水[illegible]燒開水，[illegible]喝完了冷水，[illegible]和代表說幾句話就回去了。後來村長對人說：「原來村長的膽子也不大！」

[illegible]

一天，[illegible]的八十多[illegible]××村[illegible]突然空中[illegible]他們慌忙[illegible]

副刊